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

月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苦圭反弧音胡 日在奎淮南子作招搖指卯

高氏誘曰奎西方宿魯之分野在輿鬼南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

皇氏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姚氏際恒曰仲春昏旦舉弧與建星二者皆非宿名註疏曲說非是餘詳孟春

姜氏兆錫曰仲春夏正建卯之月奎宿在戌降婁之次弧建星名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獨舉弧與建星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也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卯唐作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今驚蟄在危十五春分室九

齊氏召南曰鄭註稍誤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故疏云寔當井之分域也按堯典月令中星不同自緣歲差而異先儒必欲融會為一故彼此各出意見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案其音角以上凡說見孟月者茲不復載下並倣此

漢志曰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萬物也

班氏固曰夾甲鍾種也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蔡氏誘曰萬物去陰助陽聚地而生

韋氏昭曰二月夾鍾坤六五也夾助陽聚萬物

朱子曰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陳氏祥道曰夾鍾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中矣故曰夾鍾

張氏虙曰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

姜氏兆錫曰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餘同孟春三時仲季並倣此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姚氏際恆曰孫文融曰全同孟春獨夾鍾二字異何不用簡敘法下節亦只大廟二字異按此既月令之爲文誠是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榮菫昆小蟲抵蚔榮芸桃始華埤雅作小桃華呂覽作桃李華倉庚鳴夏小正作有鳴倉庚鷹化爲鳩小正作鷹則爲鳩而見於正月

高氏誘曰鷹化爲鳩其喙正直不復鷙擊

馬氏晞孟曰始雨水陰陽交而成和也

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

盧氏翰曰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亦有多品其曰花者小於衆桃花多實小不堪啗唯堪取仁此正始華之桃埤雅作小桃華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鳥名一名黃鸝鳩一名布穀鷹摯鳥也按王制鳩化爲鷹蓋秋殺時也故春生時鷹化爲鳩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田鼠化爲鴽鴽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體

者也

任氏啟運曰鴽化鼠鴽化鷹不言變而之惡也惡之也鼠化鴽鷹化鳩則言變而之善也喜之也君子于一物化于善猶喜之而况于人乎　又曰始雨水時訓唐作驚蟄之日桃始華古作小桃華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張氏虙曰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廟方氏云以或享神于此尊之曰太天子不當以為己居此呂氏之制也

姜氏兆錫曰靑陽太廟謂東堂之當太室者餘亦同

孟春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

顧氏炎武曰注引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又曰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鄭註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

姜氏兆錫曰安者無摧折也存猶安也命民社令祭社也郊特牲祭社用甲日此蓋謂擇甲日之善者與邱氏曰郊特牲社用甲書召誥社用戊恐郊特牲或異代之禮也唐人註月令亦取春分前後戊日蓋以社祭土故也

方氏苞曰春饗孤子并存卹其家也

任氏啟運曰諸孤誰作孤獨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召誥用戊唐月令亦戊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切囹音零圄音語掠音亮

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譙氏周曰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室案均平也形欲其平羑善也牖言牖堂欲其遷善以致福或謂羑里地名未知孰是

黃氏震曰助生氣禁其逆生氣者

姚氏際恒曰囹圄舊說皆謂周曰圜土乃秦獄名非也圜土之名出周禮未足據按宣四年左傳曰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則囹圄正是周獄名也

姜氏兆錫曰囹牢也圄止也疏曰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者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陳戸曰肆捶治曰掠止謂諭使息爭也

陸氏奎勳曰孔疏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秦曰囹圄圜土之說是矣文王囚於羑里非比尋常詔獄若夏啟有鈞臺之享吾不聞獄中可享也

方氏苞曰周官掌囚上罪梏拲而桎拲既在手安得更以梏加易曰童牛之梏防其觸也則梏在脰拲在手桎在足明矣所謂關三木也易又曰何校滅耳則校與梏其一物而二名與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媒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媒之前禖音媒𥊍大木反夏小正作来降燕乃睇

盧氏植曰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

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

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

徐氏師曾曰此言祈嗣之禮

朱氏申曰后稷生于姜嫄故周人祀之爲媒神

張氏虙曰商頌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因謂簡

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呑之而生契其言遂流于

誕孔氏詩疏引此謂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詩記

其祈福之時耳孔氏亟敎怪神不語凡經所言爲農

有祈爲兵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祈獨不見媒官嘉祥之事然則高禖之祥豈容億度禮有舊典後王確守其禮可已

姚氏際恒曰此附會商頌玄鳥之詩爲此說也

陸氏奎勳曰殷祀帝嚳而配以簡狄周則改祀姜嫄故有生民一詩世本記載始制儷皮嫁娶之禮者伏羲也後人當祀之愚謂秦漢以後禮多缺略不必究切于高禖之禮

姜氏兆錫曰玄鳥燕也以春分時巢人堂宇而乳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以祈嗣名高禖者尊之之稱變

媒言禖神之也御猶侍也所御謂有娠者也后之下
有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皆率侍褻事故祭畢大祝
酌飲其有娠者而以神賜顯之獨言率嬪御者約舉
之也韣弓矢衣也弓矢者男子之祥故以此爲事帶
而授之也古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
亦祭之故又謂之郊禖周詩生民篇姜嫄出祀郊禖
而生稷而商頌玄鳥篇簡狄亦以玄鳥至之時祈於
郊禖而生契皆謂此也但玄鳥詩言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蓋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耳而殷本紀及
詩鄭註乃云鳦墮卵簡狄吞之而孕何哉甚矣其好

事也

方氏苞曰此秦人妄舉之應禮或呂不韋欲立而未立之祀也周官宗伯之屬凡國之典祀細大畢具參以儀禮春秋三傳國語無一語及禖祀者內宰專掌王后之禮事以下五職無一及焉佐后共祀事者九嬪以下五職春官世婦內外宗三職無一及焉女祝所掌王后之內祭祀至於禱祠招梗禬禳女巫所掌至于歲時祓除釁沐以及弔事無一闕遺內宰佐后立市設次特著祭以陰禮若果祀天而配以高禖天子親往六宮嬪御盡從王后則宜如宗廟賓客之事

大書特書且散見于各職而竟沒其文則三代以前絕無此典禮斷可識矣且先王制禮養廉遠恥莫嚴于男女故妻將生子夫出居側室使人日一問之乃于稠人廣衆中别其孰爲天子所已御使帶弓韣受弓矢于高禖之前瀆亂不經甚矣王莽篡漢娶史氏女爲后依古備嬪御之數同日入宫皆使帶弓韣正與此記相合或亦莽歆所增竄也周官惟九嬪有數以應九卿世婦女御本無數以三相加而定其數自莽始先儒不察乃據月令之數以訓周官據此記爲詩箋傳矣詳見大雅生民詩辨　又曰六國僭王秦

欲稱帝而衆不從至不韋時并兼之勢已成故篇中皆稱天子而王后亦稱后妃蓋以稱王及王后則儕于六國也

任氏啟運曰王居明堂禮下有其子必得天材句唐下有是月也祀日于東郊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夏小正正月啟蟄雉震呴

馬氏融曰日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

高氏誘曰日夜分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于下是月陽升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伏之蟲始感陽而蘇

閉戶而出也

孔氏穎達曰庾蔚之云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記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故重記之

姜氏兆錫曰分者晝夜各五十刻如均分也啟戶謂始穿穴而出也四仲月再記候者以二分二至慎之故也

方氏苞曰凡再記物候後所記必是月之末也雷電蟄出必仲春之末麥秋至必孟夏之末蟬始鳴必仲夏之末雷始收聲水始涸必仲秋之末草木黃落蟄蟲壞戶必季秋之末芸生泉動皆感陽氣必仲冬之

末餘可類推

任氏啓運曰夏小正正月啓蟄雉震呴古下有芍藥榮句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

高氏誘曰鐸木鈴也金口木舌曰木鐸金口金舌曰金鐸所以振告兆民者

陳氏澔曰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體形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彭氏廉夫曰春分後六日其候曰雷乃發聲則有司

之令其春分後四日與

姚氏際恒曰先雷三日此語未允天官家推日月星辰行度故能逆知日月之食若雷之發聲則無由知之解者或以爲春分前三日或以爲春分後三日或以爲驚蟄前數日欲爲記文彌縫無非臆論

朱氏軾曰仲春之月天子旣禮所御于高禖又奮木鐸以令娠婦誠以嗣續所關甚重貴賤一也不備則當從孔說所生之子形體性情不全也

姜氏兆錫曰先雷三日以節氣而言蓋春分前之三日也容止猶言動靜聖人必變以敬天也不戒則或

男女近狎而褻天無所不至矣此所以孕質虧而親體凶也古人言不斥而意獨切類如此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度音杜量音亮甬音勇概古代反淮南子下有令官市字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累秬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五度審也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籥容千二百黍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黃鍾之籥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五權正矣 又云權與物

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案律歷志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動微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以井井准其概銖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是二篇之爻陰陽交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鈞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

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

吳氏澄曰鈞謂均平之與同角正一義非三十斤之鈞也

顧氏炎武曰左傳異議云北魏及齊斗稱于古二而為一北周及隋斗稱于古三而為一又唐六典外官司皆因隋制大史大常大醫用古制故詩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于古量為最

權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
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于唐元史
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于宋
姚氏際恆曰按虞書歲二月東巡守同律度量衡此
因巡守其方而校驗之耳今亦謂二月日夜分之時
而始平之未免附會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之總名甬
據舊解爲斛衡石亦權類義皆重複又仲夏曰同度
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此不過變文以示異耳陸
農師曰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
陽事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陰有順而已

此求之過深況記文仲春鈞字作均平解仲秋鈞字乃三十斤之謂字且異義乃欲拘牽文法以求之乎姜氏兆錫曰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甬即斛也權稱錘也概平量器也同之言齊也衡以平數角以較其異正則定於一也鈞衡石爲衡鈞石者鈞石數相連衡則平之而已此卽夏書關石和鈞之義而仲秋正鈞石尤明蓋傳寫之誤與鄭註亦云三十斤曰鈞則是鈞石之鈞而非平鈞之鈞審矣俗本蓋仍而未改也首一句總言同度量也次二句衡鈞石乃權之事角斗甬卽量之事先總言度量

同又分言權量也者互文也末句更以正權槪結之
蓋惟正權則鈞石無不平正槪則斗甬無或亂矣此
本節先後分合之義也
周氏發曰仲春鈞衡石吳氏澄不作三十斤解鈞于
文義恊
方氏苞曰量旣同而又曰角斗甬者量之器多斗正
則升合以下皆正矣甬正則鍾鍛以上皆正矣舉其
中以括上下也
任氏啟運曰淮則下有令官市三字姜云當作衡鈞
石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闔戶臘反夏小正二月往耰黍

高氏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寢以安身廟以事祖大事兵戈征伐也案鄭以廟之寢言高以人之寢室言二說相兼乃備

張氏虙曰當寒之時塞向墐戶修之者去其向之塞闔其戶之墐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闔扇可乘閒而修之若國之寢廟既以畢備不必作此大事

以妨農之事盡寢廟告成無有虧缺不必修也

姜氏兆錫曰少舍暫息也凡門戶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畢備亦謂門戶之屬大事謂軍旅之事也

周氏發曰乃修闔扇寢廟畢備言寢廟之闔扇畢備寢廟是通言凡人所居故左傳云民有寢廟不知何故昔賢必以接神解廟

方氏苞曰周官比長爵下士卽耦耕之農也故耕者或得有廟周官閭胥比長通計爲中士下士者十餘萬人豈能徧祿乎必于百畝之外量增其田而以禮

數罷厲之非朝廷之士之比惜古籍湮滅無可考耳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陂彼宜反

高氏誘曰爲盡天物也

張氏虙曰周禮春蒐火弊獻禽因焚萊除草也然惟蒐時爲然常時固有禁

姚氏際恒曰以網罟入水曰漉陸德明亦謂竭非

姜氏兆錫曰川澤大陂池小漉撈取之也三者皆恐傷生之意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讀獻夏小正頒冰在三月

高氏誘曰春薦韭卵取冰以祭

孔氏穎達曰此開氷在卯月左傳火出爲辰月周禮夏頒氷乃巳月不同者建辰火星始見建巳火星漸高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又三月內得有四月節也月令季冬藏氷詩三之日納於凌陰鄭云豳地晚寒所以較遲一月也

蘇氏軾曰十二月陽盛于下故納氷地中二月陽作則啟氷而廟薦之四月純陽氷于是大發而食祿之家老疾喪祭無不受氷以節陽氣之盛

胡氏安國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也獻羔以享司寒之神先薦寢廟先神後人也圭未入廟薦祭皆

于寢

葉氏時曰周官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冰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二月將開冰始治鑑夏頒冰秋刷冰室是四時皆治冰政也蓋陰陽二氣流行一氣未至則閉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乘而爲疾故方陰盛而陽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方陽盛而陰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

董氏應陽曰冬藏冰以節地下陽氣之盛此開冰以

節地上陽氣之盛

姚氏際恆曰鮮呂紀作獻是昭四年左傳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是也又曰火出而畢賦火出季春也此於仲春言之不合鄭氏謂後乃賦之者既主傳文兼主周禮凌人夏頒冰爲說然豈有二月開冰而四月始頒者乎

姜氏兆錫曰古者日在虛則藏冰仲春則獻羔於司寒而開之也先薦寢廟者敬祖也薦後天子乃用冰而遂達于下矣

方氏苞曰仲月尚寒而開冰者歲或早煖則祭祀賓

客殽羞夙具者宜用冰鑑喪浴亦不可無冰也

齊氏召南曰按月令藏冰較豳風先一月頒冰較周禮左傳先兩月

任氏啓運曰鮮呂作獻此字誤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菜呂氏春秋作采

高氏誘曰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習舞也舍猶置也樂六代之樂中旬丁日又入學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　又曰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

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

黄氏震曰月令皆用吕氏月紀此以采為菜傳寫誤爾

董氏應暘曰仲丁不往視上丁已視之也

張氏虙曰習樂于學無所不習不特舞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于天下乃時之常事豈必有所為乃一習之哉

萬氏斯大曰吕氏春秋作入舞舍菜註云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于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

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菜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呂紀原文

姚氏際恆曰祭用丁日未詳鄭氏但引夏小正丁亥萬舞入學而不詳其義疏亦無論馬彥醇曰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此世俗之說儀禮少牢祭祖日用丁巳豈亦爲文明耶陳可大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按以易釋月令說已非撮取易中兩處之文又兩處每二句僅撮取一句合夾出丁字與猜謎相似大可笑也此本劉原父言郝仲輿曰丁當也當祭日也丁成也樂以教成也亦臆說愚前謂鄭氏於孟春

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是釋菜用舞於仲春曰將舞必釋菜于先師是釋菜不用舞前後矛盾今據孔疏猶足爲證其言曰鄭以經習舞釋菜恐其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按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也觀孔疏此說非矛盾而何鄭因月令習舞在前釋菜在後故云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有因周禮釋菜在前習舞在後故又云將舞必釋菜于先師若是則何取于註經哉按習舞釋菜呂紀作入舞舍菜高註曰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

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贊神也按諸禮云釋菜或云奠菜解者皆以菜爲芹藻之類惟呂紀高註不同今摘出亦可以廣異聞

姜氏兆錫曰上丁上旬之丁日仲丁則仲旬也必用丁者舊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之意也孟春習舞不釋菜者至是習將成而天子且帥三公以下往視之矣故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習樂註謂習歌與八音也不言視學待季春也

任氏啟運曰必用丁者馬融謂取文明之義愚謂兌

藏丁亦取盧受而相悅也陳謂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欲丁甯于更變之前更始之後似鑿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采采幣釋奠而用采幣也習舞既成故釋奠以告鄭謂習舞象萬物出地鼓舞或謂習舞象雷出地奮有聲愚謂總順陽氣之發也仲丁不親往以上丁已親之也　又曰唐上丁釋奠于國學祭周公上戊釋奠于太公廟按古出兵受成于學反釋奠于學文武一也唐分周公爲文太公爲武何居采陳作菜

今從呂

齊氏召南曰按此註下應有疏何以獨闕上丁之義

陳澔曰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釋菜之義則周禮大胥入學舍菜合舞注曰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其先師詳文王世子註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蔡邕作祈唐月令有是月也祀日於東郊

蔡氏邕曰祈者求之祭也預說水旱疾疫諸事必用圭璧但以皮幣更犧牲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

高氏誘曰時尙生育故不用犧牲

姚氏際恒曰記文前云祀高禖用大牢又云獻羔開冰此云祀不用犧牲是自爲矛盾也黃叔陽曰此雖

云愛物之仁其流之弊將至以麪爲犧牲非古禮也

此說甚是用圭璧更皮幣孔氏曰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此解迂曲非記意蓋亦謂以圭璧更其皮幣以皮亦獸皮故耳

姜氏兆錫曰註曰不用牲以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疏曰此謂祈禱之小事如大牢祀高禖之類大典不在此限也更易也稍重者用圭璧輕則易以皮幣

朱氏軾曰小祀不用犧牲視所祀之輕重重以圭輕以幣此亦秦儀非古禮也

任氏啟運曰蔡邕作祈膏月作祀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掠音亮淮南子下有二月肓倉其樹者）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猥至而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冬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飢民飢則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故旱煖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

陳氏澔曰行秋令為酉金所傷冬令為子水所淫夏

令爲午火所泄也
張氏虙曰麥爲寒氣所害故不熟
朱氏申曰麥火穀陽不勝故不熟
姚氏際恆曰兇戎來征鄭氏曰金氣動也然則非特
八月矣餘不備論
姜氏兆錫曰仲春行秋令酉金之氣所傷也行冬令
子水之氣所淫也行夏令午火之氣所洩也未至凝
聚而至也多掠註謂陰姦衆也螟食苗心者按此行
夏令應在行秋令冬令之前蓋錯舉也後倣此
任氏啟運曰多水而寒陰氣勝也兇戎來征金氣應

也麥本金穀陽始而生陽極而成泄其始氣故不能

熟民相掠亦陰勝也大旱而蝯午火之氣螟食苗心

者午爲心火午氣早溅故蟲害心淮下有二月官倉

其樹杏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音謂日在胃淮南子作招搖

指辰夏小正三月參則伏

高氏誘曰胃西方宿趙之分野

徐氏師曾曰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

姜氏兆錫曰季春夏正建辰之月胃宿在酉大梁之

次七星謂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任氏啟運曰淮作招搖指辰唐作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今清明在壁八穀雨奎九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洗蘇典反

國語曰修潔百物考物納賓

漢志曰洗潔也陽氣洗物辜潔之也

班氏固曰洗鮮也萬物去古莫不鮮潔也

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物皆去故就新也

朱子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一分

王氏喬桂曰姑洗長七寸二分自夾鍾益九分

姜氏兆錫曰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鴽音如虹音紅見賢遍反萍步丁反 夏小正有委楊䍧羊螜則鳴桐始華作拂桐芭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萍作蓱

高氏誘曰桐梧桐也是月始葉也鴽靑州謂之鴾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鸗

朱子曰虹隨日所映故明西而莫東虹者天地之淫氣也

盧氏翰曰萍無根而浮與水長平故謂之萍楊花入

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生一夕生九子江東謂之

濼

姜氏兆錫曰此記辰月之候鴽鵪之屬

任氏啟運曰爲鴽下古有牡丹華句時訓并下鳴鳩

二句分六候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張氏虙曰當辰上三月位也

朱氏申曰右个以其介於右也

姜氏兆錫曰青陽右个謂東堂之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陳氏澔曰將蠶祈穀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姚氏際恒曰鞠菊通鞠衣未詳所用之意鄭氏謂鞠衣黃桑之服爲將蠶求福祥之服此因周禮內司服之鞠衣而混解及之也夫曰鞠衣取象鞠之黃也何以又謂之黃桑之服何不直曰黃桑衣而曰鞠衣乎古無祈蠶之禮亦似杜撰俗曰有之下文明曰祈麥實此何以不言祈蠶且下文别言蠶事則此處必非言蠶矣或謂即下祈麥然何間命舟牧覆舟一節安

得通之

姜氏兆錫曰鞠衣衣色如菊註又謂黃桑之服者亦象桑葉始生色也先帝即謂先代木德之君薦之者以祈蠶事也

方氏苞曰非聖人不能剏物先帝宜爲始教民蠶桑者但經傳別無所稽恐亦秦人所剏立

任氏啟運曰愚疑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爲先蠶當天子先告黃帝后妃乃祀西陵王權曰薦之于明堂爲祈蠶也　又曰淮無此節

齊氏召南曰按內則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鞠衣是

王后服以親蠶之服此則薦于神坐者也衣色則一所用則不同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覆芳服反音福鮪于軌反夏小正祭鮪見二月

高氏誘曰天子將乘舟始舟恐有穿漏反覆視之至于五愼之至也鮪似鱣而大詩曰鱣鮪潑潑進此魚于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

方氏慤曰先王享親牲必親牽殺必親視鮪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

張氏虙曰天子於是乘舟其春遊與惟天子不以無

事出因薦鮪于寢廟

董氏應暘曰薦鮪以薦新也非爲麥祈而祈麥則因薦鮪而舉

萬氏斯大曰按夏小正二月祭鮪鮪者美物也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據此則薦鮪祈麥是二事不相因

姚氏際恒曰潛詩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月令于季春季冬言薦鮪薦魚與之合　祈麥亦祈于上帝也

鄭氏曰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按穀麥一類孟春祈

穀於上帝此何以祈於寢廟乎不可通

姜氏兆錫曰舟牧主乘舟之官也五覆五反詳視罅漏之意因薦鮪并祈麥實致仁孝也

任氏啟運曰周禮𩶘人春獻王鮪以鮪最先至薦之示尊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在三月本屬二事此合言之豈以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與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古侯反音鈉內入聲

朱氏申曰發動而有所主泄出而有所續天地之化

方宣而外達人之政事顧可內之使內入乎

彭氏廉夫曰布于萬物曰生氣原于造化曰陽氣

陳氏澔曰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可吝嗇閉藏也

姜氏兆錫曰句屈生者萌直生者內猶斂也季秋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若季春當宣散不當嗇閉下文布德行惠即其事

方氏苞曰草木始生必屈既出土然後直上萌即句之出者鄭註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詞義本明陳氏易之以直生屈生對列若種類有二失之矣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廩呂氏春秋作稟

蔡氏邕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高氏誘曰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府庫幣帛之所藏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也

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所禮已而在諸侯境者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于天下而一無所遺也

陳氏澔曰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

凡此皆天子之德惠

徐氏師曾曰凡此皆不內之謂也

姚氏際恒曰名士鄭氏謂不仕者近是疏引皇氏謂賢者名士之次較量高下非

姜氏兆錫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也勉猶助也小則發倉廩以賜賑之大則開府庫出幣帛以周勉而聘禮之也一云內命有司施開發之恩外勉諸侯行聘禮之典亦通

方氏苞曰發倉廩以下行惠也開府庫以下布德也

任氏啟運曰淮無首句及周天下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聲行如字隄丁奚反道去聲塞入聲淮南子塞下有自國始至竟止

朱氏申曰隄防以捍水者溝瀆以行水者道路人所往來

姜氏兆錫曰命司空者周禮司空掌邦土也騰滿溢之象道引也

方氏苞曰近夏江河之流浸長而騰起非雨潦所積故以下水別之

李氏光坡曰下水上騰者恐時雨過多下流之水將

上泛濫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音曀餧音委又去聲於僞反

九門呂氏春秋唐月令並作國門

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當禁之

姚氏際恒曰九門鄭氏曰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按周禮閽人鄭司農註云王之五門皋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鄭氏增以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記所謂九門非實有稱九如九逵九衢之謂即曰實有之亦是秦制安

得以周之門制混填而妄豫之耶又若路門以內天子之居當曰入不當曰出矣而九門爲天子都城之門皆可稱城門何得以爲一門其郊門關門亦取孟子臣聞郊關之內爲說悉杜撰也孔氏曰自路門皋門以內皆宮殿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有宮殿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別爲郊野之地故芻蕘雉兔皆得以往若天子路門皋門宮寢林苑所在百姓安敢以羅網毒藥入之豈有空閒之處乎如孔氏之說可謂欲蓋彌彰矣

徐氏師曾曰此仁及鳥獸之禁也

陸氏奎勳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南北九經東西九緯皆從陽九之數故門亦以九稱鄭氏舉路門應門之類以當之豈有罘罝畢翳餧獸之藥而出入於公宮者與

姜氏兆錫曰罝罘以捕獸羅網以捕鳥畢長柄小網形似畢星以掩兎翳則射獵者用以自隱也餧之言啗藥謂毒藥也九門舊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并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也七物皆田獵之具禁其出用于門外者以逆生道也

方氏苞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畿通十有二門春秋新作南門以非禮書而內外傳無言侯國之南門者則降殺可知此記所稱九門或舉侯國之制或秦變周禮皆未可知而其爲國門無疑也路門應門內不宜有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疏集說並誤

任氏啟運曰對舉則分散舉則通也翳獵者自蔽之器餧陷之也九門國門也天子之城十二門侯國九門秦因國之舊故曰九或曰天子東門不出獵具順生道也至此陽氣盛長故并九門禁之亦通鄭謂路

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獵者安得出天子路門恐非　又曰唐無宋字宋本騶作弋　呂唐九作國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柘之夜反植音治直吏反籧筥同君呂反或作籧渠筐邱狂反齊齋同鄉觀並去聲省生上聲繭古典反共供同呂氏春秋戴勝作戴任曲植作挾曲籧作櫫

孫氏炎曰鳴鳩鶻鵃東謂之戴勝一物而舉異名耳拂鼓其羽而飛降斂其翼而集

李氏巡曰祀先蠶禮爲壇桑壇東南或在西祭或太牢少牢三獻一獻歷代異也

李氏時珍曰白桑葉大而厚雞桑葉細而薄山桑葉細而長子桑先甚後葉

王氏盤曰荆桑多椹枝葉堅勁魯桑少椹枝葉豐腴柘桑柘似柘而小

高氏誘曰鳴鳩斑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下戴勝鶡鴠爾雅云鶡鴠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自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曲三輔謂之栚案栚讀朕關東謂之棏案棏讀滴青徐謂之曲圓底曰蒙方底曰

筐皆受桑器王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案㮽㭒横者植直者加曲于上以受蠶非曲異名也

張氏虙曰野虞如周禮山虞澤虞

朱氏申曰鳴鳩拂羽則人當效其儀戴勝織紝之鳥所以示婦功降桑則人當務其本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

徐氏師曾曰命野虞以下將蠶之事后妃以下方蠶之事旣登以下蠶畢之事

姚氏際恆曰禁婦女毋觀呂紀高註以爲游觀是也

古人稱游爲觀齊景公問晏子吾何修而可以比于

先王觀即此義鄭氏以爲去容飾非

姜氏兆錫曰野虞主田野山林之官也羽拍身曰拂

戴勝鳥名頭上有勝主織紝一名戴鵀言降者重之

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曲而織曰曲直而立

曰植圓曰筥方曰筐四者皆蠶具也東鄉以迎時氣

躬亦親也使猶令也禁止其容觀之飾減省其箴線

之令使盡力蠶事也登成也效驗也衆婦各分繭以

繅而稱絲之多少以驗功之上下也其服說見孟夏

周氏發曰季春禁婦女毋觀鄭氏云去容飾孔疏云

無暇容飾皆與禁字意不合竊謂觀遊觀也如鄭國之俗三月出遊故禁之使專一於蠶也若容飾之事與蠶事無礙何必禁

方氏苞曰觀遊觀也婦容宜修若豔冶之色雖無蠶事宜有常禁分繭之多寡稱絲之輕重則蠶者之勤惰巧拙可辨所以效其功也或曰辨其良苦之物以授嬪婦使効其功以共郊廟之服

齊氏召南曰按賈疏曰月令云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仲春始蠶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與也與此疏

相發明

任氏啟運曰庸有專先貓句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監號並平聲

張氏虙曰咸理不特一工為然日號不特一日為然

朱氏申曰淫巧蕩上心玩物足以喪志也

彭氏廉夫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敢為淫巧以蕩上心乎

邱氏濬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蓋事雖小而君心之

檢蕩係焉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係君心心一蕩則宮室服用必費財勞民而人有不堪矣然是心也檢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未嘗不起于微細而終于莫救此箕子于紂以象箸而知其不至于瑶臺璇室而不已也古防未然之欲而謹其微者豈不深哉

姜氏兆錫曰工師百工之長五庫五材之庫一云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凡諸物之至皆有舊法謂之量一云量者多寡之數也審考察也理治也監工謂工師也號令也時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冬定體之類淫巧謂淫奇巧變也蕩惑溺也百工皆治厥事而監工者日以悖時違制二者爲戒也

方氏苞曰金鐵皮革筋幹宜爲三庫其物多也筋角齒羽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其質細也

任氏啟運曰唐無于時字作爲一作詐爲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黃氏乾行曰前既習舞樂此又大合之則聲容大備歌舞相成因陽氣之盛以風天下不特國子民俊已也

姚氏際恆曰按樂爲總名吹與舞皆樂中之事凡或言習舞或言大合樂或言大合吹亦各出以見異耳解者不必泥

姜氏兆錫曰大合樂註謂大合聲容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亾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於春末則中聲之所止也今按周禮大司樂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鄭謂助宣陽化葢以此此與仲春習之故至此大合而亦帥視之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上聲讀纍讀㹂皆非

高氏誘曰累父牛牛騰馬父馬皆將羣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

朱氏軾曰遊則皆遊止言牝者從其重也畜產孳生所重在毋故言雌先于雄言牝先于牡

姜氏兆錫曰春陽既盛物皆産育故合其累騰之牛騰躍之馬遊牝于牧地以蕃其生而其內有中犧牲之用及馬駒牛犢皆書數以備稽核也

方氏苞曰于牛曰累則馬亦繫網可知于馬曰騰則牛亦求牝可知牛馬在欄廄並維繫之不得通淫及

宜乘匹先解縱其牡之累者騰者于牧然後使牝遊
而就合焉所以防途中風逸之患也

任氏啟運曰累呂作纍淮作絫並非

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乃多反儺同磔竹柏反攘如羊反

高氏誘曰南西北九門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
禳使木氣盡達

吳氏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
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
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案難者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驅逐有似于戲耳未嘗聚衆戲劇若後世魚龍曼衍之爲也

張氏虙曰聖人順陰陽之理惟恐邪之足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難之以畢春氣逐其不正使氣得以成功也

萬氏斯大曰命國難呂氏春秋作國人難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又於仲秋天子乃難下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害將及人者陽氣左行又于季冬命有司大難下云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陰氣右行按鄭于此三時之難其說之謬有六于季春季冬皆云難陰氣而一云陰寒害

人一不云陰寒害人所以然者據彼以春時貴陽氣故以陰氣右行爲害秋時貴陰氣故以陽氣左行爲害若冬時則正貴陰氣所以不能云陰寒害人然則何以難耶其說不一一謬也若以季春爲陰寒害人亦當于季秋爲陽暑害人若于仲秋爲陽暑害人亦當于仲春爲陰寒害人今無仲春季秋之難何也二謬也季冬謂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則季夏亦當謂難陽始于此陽氣左行今無季夏之難何也三謬也又於季春下曰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又於仲秋下曰此月宿

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
而出又於季冬下曰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
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按星經司命
司祿司危司非各二星在虛北各主天下壽命爵祿
安泰危敗是非之事本非凶星第史遷云四司鬼官
之長故鄭創以鬼官之長附會爲厲鬼將隨强陰出
害人誕妄難信四謬也據云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
氣則孟夏日在畢何以不難五謬也據云仲秋月宿
直昴畢是仲冬月宿則虛危季冬日歷虛危既難則
仲冬月直虛危何以不難六謬也孔疏之謬亦有三

於仲秋下曰十一月陽氣至於虛危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疾疫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居虛危接鄭謂陰氣陽氣者皆是宜陰而陰宜陽而陽而陽過時陰陽之邪氣也其謂季冬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邪氣爲陰氣也今謂十一月陽氣至虛危又曰陽氣初起又曰六月陰氣至微則是以陽生于子陰生于午之陰陽爲過時之陰陽矣混雜不楚一謬也又曰季冬行大

難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惟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按謂陽氣害人則此陽是厲邪氣若君象之陽乃正陽之氣可云天子難此君象之陽乎然則邪氣之陽即庶人亦可難何得謂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難也二謬也季春季冬皆難陰氣何以一則有國者始可爲一則貴賤皆爲之三謬也難雖非古禮然論語有之鄉俗所行由來久矣大槩是袪疫除沴之義據鄭引王居明堂禮云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漢時三月三日臨水修禊祓除災釁即其意

又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其義不過如此特月令不言耳非如鄭孔創爲誕妄不經之說以致種種譌謬如此也其本文云國難天子難大難者皆取行文立異非有殊別觀逸禮不分可見又云以畢春氣以達秋氣以送寒氣畢春氣謂畢止春災之氣送寒氣以寒字代冬字以送字代畢字亦取行文立異非有殊別也若仲秋未畢則言達而已孔疏及諸解亦皆屑屑比擬殊無謂

姜氏兆錫曰儺以逐厲曰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之國難難十國中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畢盡也

厲氣除故春氣無有留滯猶達秋氣之意也方氏曰儺以儺陰慝而驅之此儺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儺陰慝之作于秋季冬儺陰慝之作于冬獨夏不儺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秋雖不言從可知矣吳氏曰儺者使人之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先王燮理之一端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愚按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儺因所以和陰陽也而方氏惟謂儺陰慝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陽善而陰慝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則先王固亦

乎之矣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慝淺故儺
惟及國季冬陰慝深故儺徧于鄉若仲秋平陽暑而
已故惟天子行之天子儺于朝國儺自朝及國大儺
自朝與國以及鄉義各有當未可偏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
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
淫雨早降兵革並起淮南子下有三月官鄉其樹李
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竦
曰肅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
令火干木故多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植不收行

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沉陰爲淫雨又金爲兵
故並起
姚氏際恆曰民多疾疫鄭氏曰六月宿直鬼鬼爲天
尸按孟春亦言行秋令則其民大疫七月宿直觜參
豈亦天尸乎既可見其强合月令之非又可見其附
會列宿之謬
姜氏兆錫曰季春行冬令丑土之氣所應也行夏令
未土之氣所應也行秋令戌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
葉減縮而慤栗也山林高無所厎也沉陰不舒貌按
四季皆屬土故註皆曰應而與孟仲遞曰洩曰傷曰

損曰淫者別也餘時放此

任氏啟運曰淮下有官鄉其樹李

續禮記集說卷二十六終

浙江書局重刊

鄒寶僡校
吴錫庚校
張景雲校